

formulas and free combinations has been shown to pervade the whole domain of linguistic activity. A formula may be a whole group of words, or it may be one word, or it may be only part of a word — that is not important, but it must always be something. Actual speech instinct is a unit which cannot be further analysed or decomposed in the way a free combination can. The type according to which a formula has been constructed, may be either an extinct one or a living one; but the type of pattern according to which expression is framed must as a matter of course be a living one. Living formulas may be regular or irregular, but free expression is regular formation.

Types. The way in which grammatical types or patterns are created in the minds of speaking children is really very wonderful, as we see curious effects o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The first type of pattern that first could be added to any form of the earliest action, has come to be 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nguage typ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however, a natural fusion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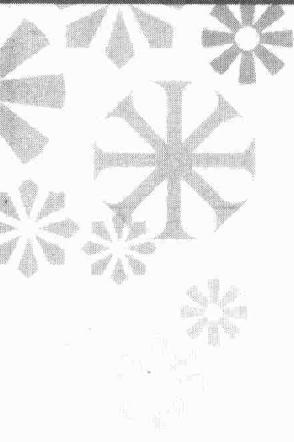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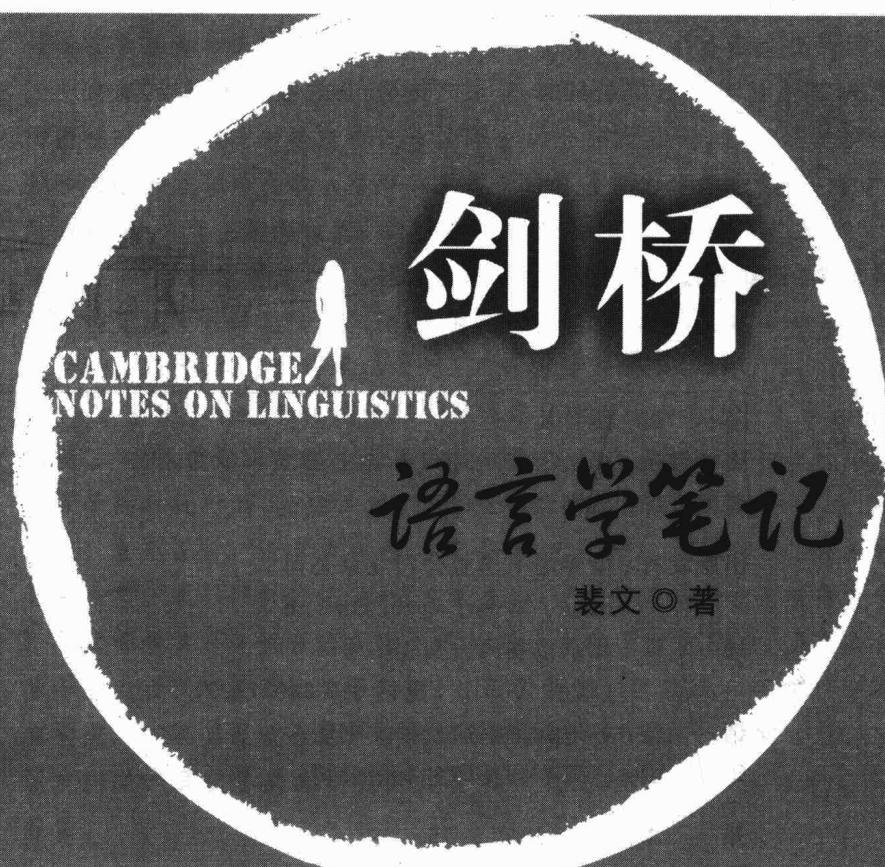
## CAMBRIDGE NOTES ON LINGUISTICS

# 剑桥

# 语言学笔记

裴文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语言学笔记/裴文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4

ISBN 978-7-5062-8742-5

I. 剑… II. 裴…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611 号

### **剑桥语言学笔记**

---

**著    者:** 裴文

**责任编辑:** 梁沁宁

**装帧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2-8742-5/H · 1022

**定    价:** 35.00 元

---

我愿意带着感激之情从容地生活  
我愿意带着敬畏之情和平地读书  
我愿意带着崇拜之情自在地远足

裴文

2005年4月4日

# 前　　言

这里记录的是我在剑桥大学的部分阅读过程。它是一种阅读感觉的扩散，是一种对阅读完美境界的游历，是一种对学者人生理性目标的领悟。就是在做这本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我才学会怎样让读书不失为读书，才学会领略书籍本身的势力所带来的敏感。读书可以是自由的，在自由读书的时候，思想便是自由的了。有了自由的思想，便可以自由地对话。在自由对话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学术信仰。

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幸运地与各位语言学家相遇。语言学家们的观点或是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语言史资料基础之上，或是建立在简单明晰的语言现象描写基础之上；他们在犀利分析之后是酣畅的褒贬，他们的言说或是一针见血，石破天惊，或是淅淅沥沥，娓娓道来；他们或是描写语言，或是解释语言；他们或是用自己的语言塑造另一个语言世界，或是用自己的语言匹配实际的语言世界；他们的理论构建具有得当的柔韧性和宽广度，深入时代思想，洞悉人类灵魂。他们或是练达，找寻事实，或是智慧，观察概念；他们或是普遍思考与比较，或是精微研究与甄别；他们或是笔力充沛，活力四射，或是功力深厚，润物细无声。就是在这一切沉默与对话之间、平面与立体之间，我与各位语言学家经历了共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我学术生存的依据。我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变得非常安静。

所阅读的书籍来源于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现代及中世纪语言学系图书馆(Modern and Medieval Languages Library)、东方研究系图书馆(Faculty Library,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沃尔夫盛学院图书馆(The Lee Library, Wolfson College)以及我个人在剑桥、伦敦各家新旧书店购买所得(My own collection)。每一本图书馆的书，我都标注了分类索书号，以便日后有机会再来剑桥时可以省去查询的时间。

十多年来，陆国斌先生一直在指导我的学术研究。我到剑桥之后，发了份邮件，告诉他我对剑桥书库里的书有多么的向往和依恋，而我的时间又是那么的短暂，每天就是泡在图书馆里，这365天也不足以让我能够领略全部，心里很是挣扎。没想到，他收到邮件后便立即给我打国际长途电话，让我尽可能地记录每一本我读过的有价值的书，还强调切记不能着急，只有静心读书，才能读好书！而且还说，做读书笔记应该从此成为我终生的学术行为。感谢他这般用心！我从前总是觉着自己有超强的记忆力，不太做笔记。做学生的时候，连课堂笔记都不做，因为只要想回忆哪位老师讲授

的哪一堂课，我甚至可以清晰地记得哪一个字写在黑板的哪一个位置上。做了教师以后，但凡读过的书，想要找哪一位作者的哪一个言说，我可以径直在那个书架上找出那本书，并找到那一页。可是，等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做这本笔记的时候，这才发现做笔记对于我有多么的重要：它让我仔细而反复地领会作者的观点及话语，让我深入而愉悦地跨越时间、空间来跟各位作者从容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其中蕴藏的亲近感、和谐感、力量感、自在感，足够我享用一生！说真的，做了读书笔记，我才开始静心而入境地读书，才开始体会到原来读书可以是如此纯粹而闲在的！

在剑桥遇见 Amyn Sajoo 教授，这位曾在联合国任职的官员，先法学，而政治学。每每见到我，都会关心我《剑桥语言学笔记》的进展，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书中提出了什么特别的观点，它的方法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书本身有趣还是作为读者的我让书变得有趣等等，并且非常乐意就一些具体的语言问题与我讨论。他也常常谈起他读的著作和论文，谈起他的理解路径，他让我知道他写论文的整个思想过程。谈及语言学问题，他总像是我的挑战者，让我练就一定的联想能力、防御能力以及独辟蹊径的能力。而谈及他的哲学与文化，他则像是导师，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引导我进入他的语境，然后，从容应对我的问题与置疑。剑桥的人都特别乐意让非专业的人了解自己的研究状态和进展，他们的理念是：公众的理解有益于专业的发展。他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世界历史、咖啡文化、艺术作品、公共建筑以及音乐、电影、宗教等等之上。他宏大的叙事能力、精微的研究方法、游刃有余的专业驾驭能力以及他对各类学科的浓厚兴趣已经成为我学习的楷模，而他思维的立体性和多层次性以及他对先前或当下理论否定的自负和否定的能力都让人觉得剑桥这地方果真造就学术精英分子。他讲述的古代长篇叙事诗《鸟类集会》(Conference of Birds)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要有走出个人视野的勇气，只有尝试走出自己的视野才会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局限。

一向伴随并激励我学术成长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竟也是他久远的最爱。

非常高兴遇见剑桥大学图书馆馆员 Anna Jones，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女士为我提供了最快捷、最优质的帮助。就连我想借阅的一本小说《派的生命历程》(Life of Pi)，她都会因图书馆的已被借出而把自己家中所藏的那本带来借给我。

作为剑桥大学语言学会的会员，每个星期都去参加剑桥大学语言学会举办的专业讲座和研讨！每个星期五，我也会去艺术、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听来自不同学科专家的讲座，包括政治学、历史、人类学、宗教、达尔文专题等等。我对剑桥执著的学术追求、敞亮的学术思辨以及丰富的学术活动充满感激！

这本笔记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研究项目(2004832007)的成果，借此向国家留学基金委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感谢南京大学所给予的积极支持和鼓励。

## 前 言

我出身于南京大学，偶尔穿行于哈佛、剑桥、牛津。梦在哈佛，心在剑桥，情在牛津，我的灵魂却在南京大学——这便是我学术的全部了。

《剑桥语言学笔记》算是见证我“踏花归去马蹄香”！

裴文

于剑桥企鹅宫

2005年6月30日

# 目 录

1.《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革命:语言唯心论的问题》 伊尔汉姆·蒂尔曼	1
2.《剑桥索绪尔指南》 卡罗尔·桑德斯(主编)	7
3.《语言与现实》 悉尼·莱姆(编)	12
4.《语言接触和语法流变》 伯恩·德海尼,塔妮娅·库特瓦	17
5.《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论》 伊萨多尔·纽曼,凯斯·麦克内尔	21
6.《科学的不确定性》 布鲁斯·马兹力适	25
7.《语句的理解》 大卫·唐三德,托马斯·贝沃	30
8.《跨语言名词组合》 克里斯丁那·本伽尔兹	35
9.《语言观》 派特·瑟然	41
10.《功能语法中的句法》 大卫·毛利	44
11.《变化中的语法关系》 简·泰热·法尔伦德(编)	47
12.《非线性计算形态学》 乔治·安东·凯拉兹	50
13.《自传的语法:发展的陈述》 琪·魁格利	53
14.《语言死亡》 大卫·克里斯特尔	55
15.《句法结构》 诺姆·乔姆斯基	58
16.《语义句法结构》 派特·苏润	63
17.《语义变化的规则》 伊丽莎白·克劳斯·托哥特,理查德·比·达谢尔	66
18.《数范畴》 格莱维尔·格·考尔伯特	70
19.《变化中的价:及物关系中的格范畴研究》 罗伯特·迪克森,亚里桑大·耶·艾肯瓦尔德(编)	75
20.《梵语语言:概述》 皮埃尔-塞尔温·费里奥扎	80
21.《帕尼尼:描写梵语》 结格·黛瓦·辛	82
22.《语法概念入门》 善卡拉·巴特	84
23.《话语的幼年与幼年的话语》 雷奥堡德·斯坦	87
24.《词的力量》 斯图亚特·蔡斯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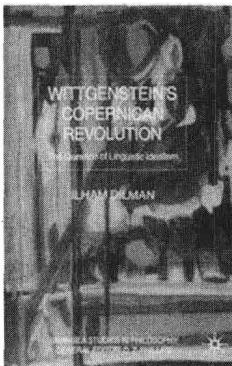
25.《科学与理性:非亚里士多德系统与普通语义学导论》 阿尔弗雷德·考尔兹布斯基	95
26.《句法变化:语法化微观研究》 岩·罗伯茨,安娜·罗叟	99
27.《梵语的语义变化》 基亚·拉尔·坎波季	101
28.《梵语语言学导论》 斯里曼纳拉亚纳·穆尔迪	103
29.《在希伯莱语、盖尔语、哥特语、盎格鲁-撒克逊语、拉丁语、巴斯克语以及其他高加索语中的发现》 艾利森·埃莫瑞·德里克	105
30.《历史语言学手册》 布赖恩·约瑟夫,理查德·简达(编)	108
31.《演讲术的首要原则》 威廉·哈蒙德·布莱若	110
32.《梵语语法哲学》 普拉巴特·善德拉·查克拉法第	113
33.《理解语言变化》 艾普瑞·麦克马洪	117
34.《印度语语义分析》 艾文德·卡尔诗	119
35.《自然语言史导论》 托马斯·乔治·塔克尔	125
36.《梵语的语言》 托马斯·巴罗	129
37.《普通语言学与法语语言学》 沙尔·巴依	132
38.《语言:欧洲社会与政治因素》 斯坦利·兰德尔	138
39.《论语言:它的本质、发展及其缘起》 奥托·叶斯柏森	149
40.《英语衍生动词研究》 威利姆·布拉丁	164
41.《生态语言学》 亚当·马凯	169
42.《语言的故事》 马里奥·裴	172
43.《语言的基础》 路易·格雷	214
44.《交流中的性别》 苏费尼·罗曼纳	219
45.《字母》 大卫·迪林杰	226
46.《语言创制与语言》 麦克·德格拉夫	229
47.《语言调查:语言学中的核心问题》 罗纳德·沃德堡	230
48.《语言》 斯蒂芬·艾沃森(编)	232
49.《概念:认知科学的谬误所在》 杰瑞·佛道尔	235
50.《心灵中的词语》 琼·艾特森	237
51.《词汇的范畴》 马克·贝克	242
52.《论自然与语言》 诺姆·乔姆斯基	249

## 目 录

53.《语言哲学入门》 萨奥班·查普曼	253
54.《性范畴》 格莱维尔·格·考尔伯特	256
55.《语言学导论》 安德鲁·莱福德,马丁·阿金森,大卫·布列颠,哈罗尔·德克莱森,安德鲁·斯宾塞	266
56.《社会语言学》 弗洛里安·库尔玛斯	268
57.《语言本能》 斯蒂文·平克尔	271
 参考文献	287
编后记	299

## 1.《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革命：语言唯心论的问题》

伊尔汉姆·蒂尔曼



Ilham Dilman. *Wittgenstein's Copernican Revolution: The Question of Linguistic Id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2. 226p.

ISBN 0-333-97354-2.

Classmark 760: 1. c. 200. 74.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这部著作是蒂尔曼完成《语言与现实：维特根斯坦的现代观》(1998)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他既不借助语言实在论，也不寻求任何语言唯心论。语言实在论主张外在的世界是客观的独立存在，且实在即存在于人心表象之中；语言唯心论则认为外在知觉的对象是由各种意义的观念所构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蒂尔曼努力尝试理解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并声称这恰恰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路径。他对当代著名哲学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其实，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两种可选择的出发点：第一种是实在论观点。它认为语言必定是以现实为基础的，现实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这种回答显然让语言与现实关系这一抽象问题变得有几分滑稽。这一观点将语言视为附着于现实并表现现实的存在。它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么，语言与现实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而这种思维方式正是实在论的哲学肇端。第二种则是唯心论，是对实在论的反动或者颠覆。它认为现实反映语言。语言不是人类的创造，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被现实反映的存在。

维特根斯坦(1889—1951)这位20世纪最富创见的哲学大师出身剑桥，并在

剑桥成就了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他被不同的哲学家解读，并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 1940— )<sup>①</sup>声称他是地道的怀疑主义者，施特劳森(Peter Strawson, 1919— )认为他是自然主义者，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 1929— )<sup>②</sup>断定他是语言唯心论者，达梅特(Michael Dummett, 1925— )<sup>③</sup>指认他是不折不扣的传统主义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sup>④</sup>则反对他将绝对的自由赋予语言，蒂尔曼则争辩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他特立独行，将语言与现实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真是好比我们中国的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不知道这是不是应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一个言说：

这世界是我的世界：它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就我懂得的这门语言)的极限恰恰意味着我的世界的极限。

我在想，所有的哲学家们是不是都在自己的世界极限范围之内观看着维特根斯坦呢？哲学家们总是在努力尝试将他的思想纳入到某种哲学研究体系之中，可是在哲学研究的视野里，他却始终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风范。他原本就怀疑甚至厌恶所有的哲学理论，奈他如何！

提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应该算是一种诘难了，或者说是过于简单化的一种理解方式。首先，对“语言”和“现实”这两个术语有多种界说，而在不同界说基础上进行的讨论自然难以归结到同一起点或终点。其次，有关系的存在必定就有差别的存在，而在语言与现实之间有什么可以获得论证的本质区别或同质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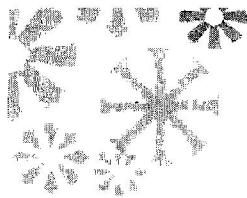
哲学问题应该是最奢华、最堂皇的，可是，我偶尔会对它产生一种恐惧感。

① 当代哲学家、逻辑学大师，主要著作有《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 1980)、《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个人语言》(*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1982)。

② 英国哲学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康德哲学研究等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Logical Theory*, 1952)、《个体》(*Individuals*, 1959)、《理性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 1966)、《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多样性》(*Skepticism and Naturalism: Some Varieties*, 1985)等。

③ 英国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主要著作有《真实与其他费解的事物》(*Truth and Other Enigmas*, 1978)、《语言的海洋》(*The Seas of Language*, 1993)、《分析哲学的起源》(*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9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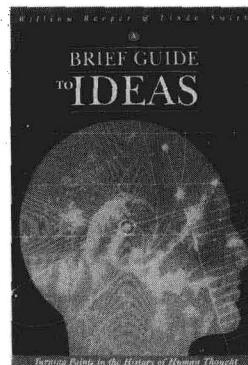
④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倡导者，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A. N. Whitehead合著,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1903)、《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 1912)、《人类知识的范围与极限》(*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 1948)等。



从前以为哲学更为深刻，能够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发现，现在却发现，它同时总是毫无例外地带来更多的更为复杂而又看似无解的新的问题。或许哲学问题的意义就在于追问的过程，如同人生，全部的意义就在于生命存在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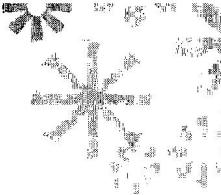
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革命：语言唯心论的问题》，我便开始找寻维特根斯坦。在找寻的过程中，遇到一本书：《思想入门：人类思想史中的转折点》<sup>①</sup>，这本书让我对哲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哲学可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思想，它其实是对人类如何生存的探索。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遭遇各样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认知的？我们已经认知了什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信仰？什么又是理性呢？我是谁？我有着怎样的灵魂？我的心灵和我的灵魂是分别存在的吗？上帝他存在吗？他是我们心灵的投射吗？我们的心灵可以是无意识的存在吗？我们是通过心灵来认知的呢，抑或是通过感觉来认知的呢？我们的认知有界限吗？如果有，那么，我们的认知界限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呢？我们是在用怎样的方式存在呢？我们有对存在状态进行选择的权利吗？社会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时空的流变过程中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人文主义是在怎样的社会构想中形成的呢？在仁爱与非仁爱之间存在着怎样深刻的对立？在善与恶以外还有一种存在吗？究竟什么是科学家所谓的进化？现代科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积极的人生状态吗？在怀疑主义与多元论之间有辩论的公共领域吗？现实有极限吗？人类明天的世界将是怎样的？

在我周旋于这些问题之间的時候，蓦然发现自己是在西方话语的世界里徘徊。于是，刻意地找到莉莉·亚当斯·贝克的《东方哲学史话》<sup>②</sup>。作者近乎完整地呈现了东方的哲学精髓——从印度哲学到波斯哲学，从中国哲学到日本哲学。她将印度哲学的本源和力量看做是未来世界哲学的领袖。她认为，欧洲的哲学是一种奢侈的装饰，而东方的哲学则是生命本身。她预言西方对东方哲学



<sup>①</sup> William Raeper and Linda Smith. *A Brief Guide to Ideas: Turning Poin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Oxford: Lion Publishing Plc. 1991.

<sup>②</sup> Lily Adams Beck. *The Story of Ori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Cosmopolitan Book Corp.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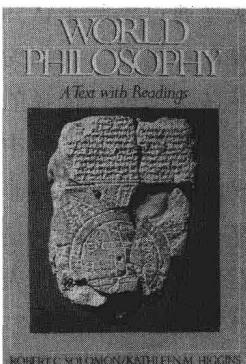


的排斥，并期待东方哲学对西方的征服。同时，她又声称，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斗争，无论是哪一方被征服了，那都将是整个世界的灾难。东方和西方的融合才是世界希望之所在。她曾与日本学者合作翻译日文本《佛教圣歌》<sup>①</sup>，并著有《亚洲的辉煌：佛陀的故事与教导》<sup>②</sup>。我钦佩她的执著，但是，或许是因为她太深入地进入了东方哲学，太痴迷地向往东方的佛教，在我看来，她的言论似乎显得过于强硬，比方，“以民主的鬼火将人类带入毁灭的泥潭”，而有些言论又有散漫之嫌，比方，“我认为，日本哲学更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学形式”。

当西方与东方在我的心灵产生一定程度的对峙时，那我就必须阅读《世界哲学》<sup>③</sup>了。希望它给我带来更为清晰的思想，并引导我进入更为自在的生存状态。

《世界哲学》让我经历了倾听的过程，因为书中有伟大哲学家的文本；它同时又让我经历了思辨的过程，因为书中有各样的观点，或是对立，或是分歧。我看到了世界哲学范围内的大不同，于是，我可以把玩多样的思想路径、多样的理性状态。读完这本书，我偏又看到了一个大同的世界哲学。所谓“西方哲学”与“非西方哲学”，所谓“东方哲学”与“非东方哲学”，此刻，在我的心灵，已经没有了清晰的界标，不仅如此，我看到，它们已经融为了一体，而且是从最深处。它们所生成的外在形式已经让我们无从指认“何为西方”、“何为东方”；换句话来说，已经让我们区分“西方”和“东方”的指认变得无所谓无，无所谓有了；再换言之，区分性的指认因太过简单而不可能面对哲学本真。

在我看来，世界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在尝试完成对同一基本命题的思考与追问，只是采用了不同的哲学表达方式、不同的哲学寻求路径而已。就如同各个民族的生命状态没有贵贱之分一样，各个民族的哲学表达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更谈不上征服。



<sup>①</sup> S. Yamabe and Lily Adams Beck (translate). *Buddhist Psalms*. From the Japanese of Shinran Shonin. London: J. Murray, 1921.

<sup>②</sup> Lily Adams Beck. *The Splendour of Asia: The Story and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London: W. Collins, 1927.

<sup>③</sup> Robert C. Solomon and Kathleen M. Higgins (ed.). *World Philosophy. A Text with Reading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5.

我喜欢《世界哲学》这本书前言中的世界地图插页。它在视觉上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提醒：全球视域。我在这本书的世界版图上寻找到了日本哲学、中国哲学、南亚哲学、阿拉伯哲学、波斯哲学、美洲印第安哲学、拉丁美洲哲学、非洲哲学、犹太哲学、俄罗斯哲学以及“西方哲学”。而哲学本身又向我昭示另一种视域，即时间。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正是因为有了时间的视域，全球视域才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纯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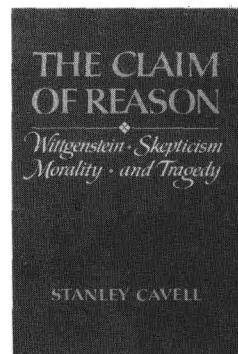
我应该可以证明，不同的哲学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对话”。

那么，无论我选择哪一位哲学家作为认识哲学的路径，我终将抵达世界哲学的核心之处。而在世界哲学的核心之处，我必须面对理性与知性，以及与它们纠缠在一起的语言。

于是，当我在伦敦的一家小书店里遇见《理性的主张》<sup>①</sup>时，便毫不犹豫地用12.99英镑换得了对它的拥有权。

我想知道维特根斯坦对“人类知识”这一概念的界定，我还想知道他对“标准”、“判断”、“怀疑主义”、“事物”、“自然”、“规约”、“正常”等概念的指认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认识论的基础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在于不断地发现呢，抑或是在于不断地遭遇理性困境？人类的生命方式是怎样的？维特根斯坦在语法与生命方式之间建立了怎样的联系？认知与道德的基础之间有什么必然的或者必要的联系吗？道德缺失的症结在于观念的缺失呢，抑或是语言的缺失？理性的内部是有规则存在的吗？

道德自律意味着什么呢？在确认与规避之间，在语言与虚伪之间，在认知者与被认知物之间，在身体与灵魂之间，在感觉与理性之间，在我与我自己之间，在言说与言说者之间，在言说与被言说之间，在存在与非在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科学与人类之间，在怀疑与信仰之间……存在着一个我心灵向往的天然世界。假如我能够去游历，假如我能够去享受，我会用怎样的语言来得体地呈现我亲历的生命状态呢？或者说，我的语言形式会因为拥有了那样的生命状态而发生改变吗？假如我的语言形式没有发生改变，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认识方式并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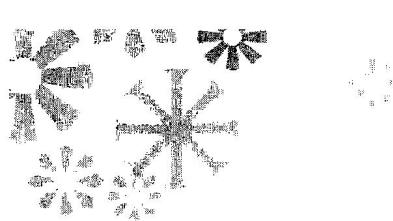


<sup>①</sup>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79).

发生任何改变呢？假如我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改变，那么，我的语言形式是被加载了还是被卸载了呢？改变或者不改变，那将是我选择的结果呢，抑或是我被选择的结果呢？最终的状态便有可能是：是我在言说呢，抑或是我在被言说呢？

我被语言限定在一定的认识能力范围内。为了认识能力的拓展，我将逃脱语言的拘禁。可是，既然我已经被语言限定了，又怎么有能力期待尝试从语言中逃逸呢！

维特根斯坦给我带来了饱满的问题欲。



## 2.《剑桥索绪尔指南》

卡罗尔·桑德斯（主编）



Carol Sander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3p.

ISBN 0-521-80051-X.

Classmark 760: 1 c. 200. 82.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被尊为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奠基人。他首先创立了语言的结构研究,指认了语言系统(语言)与个人话语(言语)之间的区别,区分了共时语言研究与历时语言研究。这部指南由当前索绪尔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参与编著。他们主要依据《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sup>①</sup>同时关注索绪尔早期的论文以及遗留的手稿,重新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并对索绪尔在文化研究、哲学、文学以及符号学领域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部指南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索绪尔研究文献。

主编桑德斯是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法文教授,曾发表多篇论文。其代表作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79)和《今日法语:社会语境中的语言》(1993)。

这部指南的研究依据包括:

---

<sup>①</sup>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echehaye. Paris: Payot. 1916.